

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 文艺副刊研究

1927-1930



杨松年
周维介

目录

1927年至1930年的新加坡华文报章文艺副刊···	1
南洋商报的《文艺周刊》·····	34
南洋商报的《洪荒》·····	66
新国民日报的《荒岛》·····	92
星洲日报的《野葩》·····	137
《草野》、《前景》、《文艺工场》、《现代青年》···	160
后记·····	185

附录

《绿漪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186
《瀑布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190
《曼陀罗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198
《昶旭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199
《椰林》革新号作品编目·····	202
《流产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267
《新航路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268
《奠基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284
《流星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285
《压觉》作品编目·····	287

1927年至1930年的新加坡 华文报章文艺副刊

谈到早期的新加坡华文文艺，我们不得不提及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，推动当时华文文艺发展的，就是这些副刊。

最早的新加坡华文报章，是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》。它原于一八三三年创刊于中国广州，后来迁至新加坡出版，时约在一八三七年至三八年。不过，这乃是一份宗教性的报章，没有文艺副刊。至叻报，始有文艺副刊叻报附张出现。这份副刊创刊于一九〇六年，但是开始时所刊登的，并不是新文学作品。最早刊登新文学作品的文艺副刊，当推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。它创刊于一九一九年。只是这文艺副刊，所刊载的作品，仍是新旧文学作品参半，新文学作品中，更有不少是转载中国新文学创作。

纯新文学作品的文艺副刊的出现，是一九二五年的事。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创刊的新国民日报的南风，和同年十月九日创刊的叻报的星光，标志着新加坡华文文学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。这两个副刊，虽然有不少的缺点，例如南风的写稿人不多，有好几期只发表拓哥一人或拓哥与梦韦两人的作品，星光的作品在质上还嫌幼嫩；不过，有了这两份副刊奠定基础，我们看到在一九二七年以后，直到一九三〇年，新加坡华文文艺界，出现了文艺活动蓬勃发展的情况，不但华文报章文艺副刊较前大量出现，作品素质较前也有显著的

提高，文艺的方向问题也受到写作者的关注。

主要的文艺副刊

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出现的文艺副刊，主要的计有：

新国民日报的《荒岛》，

南洋商报的《洪荒》，

新国民日报的《绿漪》，

新国民日报的《瀑布》，

新国民日报的《昶旭》，

叻报的《椰林》，

南洋商报的《文艺周刊》，

叻报的《荒岛》，

南洋商报的《曼陀罗》，

叻报的《流产》，

星洲日报的《野葩》，

星洲日报的《流星》，

南洋商报的《压觉》，

叻报的《奠基》，

民国日报的《新航路》等等。

此外，南洋商报的《商余》，星洲日报的《繁星》等综合性副刊，也刊载不少文艺作品。

新国民日报的荒岛，创刊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，停刊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。前后共四十期。发起人为黄振彝、法雨、张金燕、LS女士。主编为黄振彝，周刊。

南洋商报的洪荒，创刊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，停刊于同年十二月卅一日。共二十期。编者有花都蓉女等人。周刊。

新国民日报的绿漪，创刊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，停刊于次年十一月，共十二期。主持人为李克希、郑文通、何采菽等。不定期，大约每个月出版一次。

新国民日报的瀑布，创刊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，约于一九三一年停刊。主持人为陈云彩、郑文通等。不定期，大约每个月出版一次。

新国民日报的昶旭，约于一九二九年创刊。编者何采菽，办于吉隆坡而附于新国民日报出版。约于一九三〇年停刊。不定期。

叻报的椰林，椰林的前身是叻报俱乐部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改为椰林，至一九三〇年底仍继续出版。主持人初期不详。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七日，由陈炼青接编。一九三〇年三月起，由炼青与衣虹合编。同年十一月，炼青改与郁如合编，日刊。

南洋商报的文艺周刊，创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，停刊于同年六月二十八日。前后共四十一期。编者是曾圣提。这份刊物由第一期至第十期，每星期出版两次。第十一期至第十五期。周刊。第十六期与第十七期，又改回每周出版两次。十八期起至四十一期，易名为文艺三日刊，每周出版两次。

叻报的荒岛。新国民日报荒岛停刊后，一九二九年二月四日在叻报复版，至同年九月二日停刊，共出了十五期。编者仍旧是黄振彝等人。大约每月出版两期。

南洋商报的曼陀罗，曼陀罗借用文艺三日刊的版位出版，前后只出版两期，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与同年六月十四日。编者为郑文通。

叻报的流产，创刊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，停刊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前后五期。由华侨中学学生会主持编

辑工作。周刊。

星洲日报的野葩，创刊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二日，停刊于同年十月八日。前后共三十八期。编者毛澄波。周刊。

星洲日报的流星，创刊于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，停刊于同年十月六日。前后十三期。编者华侨中学学生会。不定期。

南洋商报的压觉，创刊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四日，停刊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。共二十四期。编者曾华丁。周刊。

叻报的奠基，创刊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，停刊日期不详。编者是罗依夫与李梅子。大约是周刊。

民国日报的新航路，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发刊。编者文子慧。约于一九三一年间停刊。

编刊宗旨

几乎每一个副刊，或多或少，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他们办刊的宗旨。综纳他们的看法，可分为以下数点：

／替新加坡这块文艺荒地作点工作：

例如新国民日报荒岛的编者黄振彝，在该刊创刊号《开场白》栏中就指出：

像在黑云满布，风狂雨暴的恶海上，飘流着一只破帆入水的木船，偶然驶到一个人烟远绝，布满兽蹄鸟迹的孤小荒岛。既然是到了这里，不消说那木船是要大大修理一番，就是这小荒岛也需要一番建设的功夫。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的力量，只做得一点微小的工作，将来能否达到我们的希望，全凭着我们努力做去，以及阅者的见爱帮忙呢！①

南洋商报洪荒的编者也以他们在这块荒地创办洪荒的努力，

获得读者的赞赏同情而感觉欢愉。他们说：

在凄凉的狮岛上，我们这椰林中低微的叹息，竟博得许多聪慧女士及大雅君子崇高的同情，我们感觉万分的愉快。^②

即使在一九二九年，人们还是非常注意这个问题。在南洋商报文艺周刊创刊前夕，该报编辑颂鲁就曾经这样呼吁：

我们不能以为南洋气候的酷热，文化开启的落后，便不思勇往精进，任这炎荒的南洋，永无改进的希望。应得尽我们的力量，兴奋的灌溉这荒炎的南洋，使他渐渐能有文化的孕育，以期将来开放鲜艳的玫瑰花朵。^③

而文艺周刊的编者在《本刊的志愿》中，也如此表示：

本刊志在联合全南洋文艺作者与读者，进攻未曾开辟的绿野，共筑猫头鹰怕其幽黑鹦哥见了不敢饶舌的铁塔。^④

星洲日报流星编者在创刊号也指出：

这是暗夜的时候，天空是这样的碧黑，周遭是这样的阴沉。我们在这里望不见清美的月儿，我们只看见多少疏散的小星，在发它们的晶莹的青光。突地，一颗微弱苍黄的流星坠落到这荒寂的莽原上。它是那样的孱弱，那样的微渺。然而呀，它虽则是那样的孱弱微渺，但是它却是那样的勇敢、果决，它不顾一切地拼命燃放它生命的热力，拼命地追求，它想凭着自己的心火使这荒野变成燎原。^⑤

星洲日报垦荒的编者也在发刊词如是申言：

目前，这儿的文艺园地，正像未曾开发以前的荒岛一样，还是一片芜原。

橡林里偶尔透出一丝丝的微光，椰影只印着漆黑团

团，看不见月亮，只有椰梢橡隙里微露着几点疏星，栖息于斯的人们，有的甜蜜地睡着，有的只是踟蹰而徬徨。也许有时发出些微的声响，鼾息毕竟是掩着了伊人的悲凉，隐蔽了伊人的痛创。

所以醒觉了的意德沃罗基底灯塔应该放射万丈的光芒，照出一条人们应走的大道皇皇。

文艺是意德沃罗基的一门，所以，现在我们是应该继承着先人的创造力在文艺的园地里锄犁，去播种，垦荒的艰难工作便加在我们的肩上。^⑥

虽然这些副刊的编者在如何开拓这块园地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们都承认，新加坡文艺在当时是一遍荒凉，他们要这炎荒的土地上，开放玫瑰的花朵。

2. 建设南洋色彩的文艺：

在这段期间的文艺工作者，多数是来自中国的移民。然而，由于他们在这里居住久了，对这区域的感情也越来越浓厚。表现在文艺上，他们要求在这里建立文艺，更进一步提出要建设具有南洋色彩的文艺。早在一九二七年的新国民日报的荒岛，编者黄振彝与该刊发起人张金燕在筹办这副刊时，就“打算专把南洋的色彩，放入文艺里去”^⑦，其中张金燕对这看法尤其坚定，在荒岛，他曾经发表了以下的作品：《南洋与文艺》、《谈谈南洋的文艺热》等等积极提倡南洋色彩的文艺，而黄振彝也常在编余的话《余声》栏中，呼吁写作人多写具有南洋色彩的文艺作品，如第十四期《余声》云：

我们很感谢投稿者的帮忙，而且更希望投稿者能努力合作，达到荒岛将来的希望！投稿请多惠赐关系本地色彩的文字，尤为加倍的欢迎呵！^⑧

第十九期《余声》亦云：

俊民、福编、连城诸君，惠稿收到了，改天发表吧！还请日后多做关于南洋色彩的文章，放胆写去。

⑨

南洋商报文艺周刊在提倡南洋色彩的文艺，尤其强烈。在该刊创刊前夕，一位署名大男的作者在该报新年增刊文艺，写了《南洋的文艺》一文，文中纠正了中国南来的文人对于南洋的错误观念，明确地承认南洋文艺的存在。作者说：

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之官，究竟可否建立文艺之官，或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可以寻访。我欲登高疾呼，昭告海内外之爱好文艺之青年曰：南洋乃现代文艺之宝库，她乃取之无禁用之无竭的文艺之源泉。

⑩

在建设南洋文艺方面，他建议可以从两方面入手：

1. 采访马来人的文化。

2. 描写华侨及其他人种的生活。⑪

《文艺周刊》的编刊宗旨就秉承这种精神。编者就曾表示：

这个刊物无特别使命，她只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国，找寻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，她虽不想找寻钻石与珠子，以饰其云石之宫，但她却情愿招募她的同情者，同时高椰胶树之下，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。⑫

陈炼青接编叻报的椰林之后，也“憧憬于创造一种南洋的文化”，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廿四日所写的《编者第二次的献辞》，就如是表露：

……我们观之北美，其殖民之历史与我华人相埒，可是他们到了现在，已经创造一种美洲特殊的文化了。我想希望南洋文化能够萌芽的，总要努力来促使它赶快萌芽，更要努力来促成它赶快发叶，以至

开花。

而他理想中具有南洋色彩的文艺副刊，是这样的：

……所登文字，一律以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，如有文艺创作，也一律以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者为限。^⑬

提倡南洋色彩文艺的观点，反映了当时文人对于新马感情越来越深挚的发展，一九三四年，废名等人提出的“马来亚地方文艺”的口号^⑭，又是这观念，这情感进一步发展的结果。

3. 以文艺反映时代、服务大众。

这时期出现的一些文艺副刊，便举出创刊目的是在于要反映那个时代，给当时的黑暗社会带来光芒，有些编者更指出：希望通过副刊来改造当时的社会。特别是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出现的副刊，更明显的有这一种倾向。星洲日报的野葩的发刊词，就如是指出：

时代的暴风雨，不绝地向我们追击；于是，我们的艰难险阻的旅行，便开始了。但漫漫的浓烟，遮断了峻崖峭壁；茫茫的大雾，罩住了重洋复水，豺狼当道，荆棘在途，觉得周遭只是一片黑暗和恐怖，是谁也瞧不清一切什么！

我们经历到这种人生底凄惨旅程，将所有的怀抱希望，和满腔的热情，以及生命里的活力，似乎全都给了那用威迫的猛烈的恶势力加于我的不堪。

那么，我们像迷羊的哀号吧？弩马的回顾吧？丧家狗的乞怜吧？然而，不，我们仍旧是努力前进着，并且加紧我们的步伐，高唱我们的歌曲。……^⑮

又云：

那负着创伤底经受挫折底横陈前面的荒野上，正开

放着一枝苦闷的湿云之下的新华文艺之花，它是为着大众的需要而产生的。^⑯

星洲日报《流星》的发刊词也强调文艺具有推动时代的任务：

文艺是意德沃罗基的一部门，它有它的任务。文艺不能离开时代。文艺又是时代的前驱。文艺能改换人的意识，在具有该种物质条件的时候，文艺能鼓舞人的感情。这是不可否认的，谁说文艺是有闲阶级的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呢？^⑰

ㄘ以文艺涵养娱乐。

相反的，在这段时期，我们也看到一些副刊的办刊宗旨，在提供读者涵养娱乐的所在。如椰林发刊词就曾如是说：

这样的社会，谁都愿意遁逸，这样的人生，谁都愿意超脱，我们就介绍给阅者们遁往那椰林下几舍的茅茨去。

这里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有桃色的余晖，浮在那丛绿的梢头；在明月的夜间，有银白色的蟾光，挂着那疏散的叶边。啊！那矮小几舍茅茨，真是读者们涵养娱乐的所在。^⑱

5.鼓勇前进，创造新生。

南洋商报的《洪荒》没有像刊首词之类的文字，但从编者的一些言论看来，他们要求作品至真至善，反对虚伪，鼓勇前进，以创造新生，虽然他们所说的新生，还是局限于个人奋斗的成果。他们的这些看法，可从第十八期的《声明》：

在凄凉的狮岛，我们这椰林中低微的叹息，竟博得许多聪慧女士及大雅君子崇高的同情。我们感觉万分的愉快。

我们知韶华虽似落红衰谢，新的春光将近了。我们当鼓勇前进，创造新生。

以及最后一期的《新年贺词》看出：

新的光呵！

引导我从恶到至善去，

引导我从伪到真宰去，

引导我从死亡到无尽去…… ⑩

综观以上各报章文艺副刊，多数的宗旨在努力于垦荒工作，其次为灌输南洋色彩，再次为以文艺服务社会大众。这是此一时期之特色。

编排方式

这时期的文艺副刊，多数是周刊（如荒岛、洪荒、野葩等），也有三日刊（如文艺周刊）、半月刊（如压觉、曼陀罗等）、日刊（如椰林）。一般的寿命并不太长，除椰林出版超越数百期之外，其余的都在五十期以内，就寿终正寝，如新国民日报的荒岛，四十期；叻报的荒岛，十五期；洪荒，二十期；文艺周刊，四十一期；野葩，三十八期；而南洋商报的曼陀罗，只出版两期而已。

编排方式大体分为三类：书页式、杂志式、以及上述两种方式兼用者。纯取书页式的，有洪荒、压觉。洪荒每期一版，辟为四个相同的小框，每框三栏，直排。压觉也是如此，不过每框只有二栏，也是直排。纯取杂志式的，有荒岛、曼陀罗等。荒岛自第一期至二十三期，全版横放，全版剖分为左右两半，各有四栏，每行二十字，并设有瞎三话四栏，置于该刊左侧，约占四分之一的版位，二十四期以后，全段直放直排，版位增至每期两大版，每版六栏，每栏六十行，行二十字。绿漪也是如此，分成两个八开张的版型。曼陀罗则分为六栏直放直排，每栏十九字。兼取杂志与书页式的，

是文艺周刊。文艺周刊在第十八期以前，每版辟为四个小框，全版六栏排印，是很显著的书页式。十三期以前，四个小框都用线条明显划分。十四期至十八期，则取消四个框所有的边线，甚至栏与栏之间的分线也去除。自十九期，编排上进一步更新、取杂志式的排列。原本四个十六开版的编排方式取消，易为普通的六栏编印。野葩也是兼取书页与杂志式。在第一期至第十三期，野葩只有四分之三的版位，取杂志式的排法，分三栏，每行三十三字，四周画有粗黑线。十四期开始，野葩取得全版的位置，取书页式的排法。全版划分十字框状，每框三小栏，每行十六字，四周有细边线。

一般上说，这时期的文艺副刊的编排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具有相当浓厚的文艺气息。

文艺的方向

在这一阶段里，关于文艺的方向的文字，有两方面值得注意：

1. 南洋色彩的提倡：

前面说过，早期的新马华人，是中国的移民。这些移民刚南来时，侨民意识极为浓厚。较早的一段时期，报章副刊虽然有一些具有本地色彩的作品，例如陈桂芳等人的小说出现，不过数目不多，发表的多数作品，不是反映或叙述与中国有关的事物，就是中国作家例如叶绍钧、郭沫若等人的剪稿。即使当时出现的一些副刊的发刊词或类似的文字，也充满浓厚的侨民意识。如张叔耐新国民杂志例言说：

……眼前我们报纸上应当讲的，是极要紧极浅显的话头。因为国家已在实在危险的地位了，所以要讲爱国，将这两个字来唤醒民心。^②

而叻报文艺栏“特别启事”云：

本报现辟一实业专栏，登载世界国内及南洋各处实业调查，以备同侨实业家之参考。

本报文艺栏内，有现代人物月旦评一项，现所登载者，多国内人物。吾侨侨居此邦，业经数百年之久，其中奇杰之士，与成功之实业大家，为数极众。如能将其生平事实，函告本报编辑部，本报当代撰成文发表，以使当代人物，得以表现于国人之前而为后进之模范也。^②

“现所登载者，多国内人物。”正是文坛重中国意识的反映。而表彰当代当地人物，目的之一在“得以表现于国人之前”，也还是离不开这种意识。即使是目前被推许为较有份量的一篇文学批评文字：廖文彬的《新文化运动中的毛病，误解，及应注意之点》，所论述的范围除本地之外，更包括中国方面的问题。

然而，一九二五年以后，从发表的作品，我们看到一种迹象，文人越来越关心南洋的问题，“南洋”的字眼一再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。一九二六年发表于星光的段南奎《星光今后的态度》一文指出：

南洋的社会是沉沦的、堕落、静止的、停滞的、臃肿的、麻木不仁的、半身不遂的病社会。我们这流浪的一群，在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不满，尤其对于南洋这样的病社会，分外觉得不满，有时还觉得不安。

.....

而今后，我们愿本着评判的态度，来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的价值。

我们愿改造南洋的社会，我们愿澄清南洋的思想，

我们愿刷新南洋的文坛，我们愿诅咒黑暗的旧时代快去，我们愿祈祷光明的新时代速临。……②

邹子孟《再向读者说几句话》亦云：

南洋的社会是瘴气弥天的，南洋的人士是醉生梦死的，我们有这样的希望，要使瘴气弥天的南洋社会灿烂辉煌，要使醉生梦死的南洋人士出生入死。

南洋的社会，是麻木不仁、半身不遂的病社会。

南洋的思想界，是乐天复古、迷恋骨髓的“思想界”。

南洋的文坛，充满着依样画葫芦的新八股文。

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——大家集在星光下，虽然是沙沙的噪音，呐喊驱逐一切恶的魔、善的怪。

今后本刊的态度，是把南洋的社会，重新估定。

今后本刊的态度，是驱逐黑暗，创造光明。③

段南奎和邹子孟，是星光的编者，他们的态度也揭示了星光的方向。

这种关心南洋文坛的意识的进一步发展，在一九二七年出现的新国民日报的《荒岛》，发起人黄振彝就表示要“把南洋色彩，放进文艺界里去。”并且表示要大量刊载这一类的作品。该刊发起人之一的张金燕更直接地表示：

我虽然不是完全一个漂荡南洋有名的马六甲海峡的椰果，但是未学成时已在无野狗患的乡土“S埠”培植到胡子刻满嘴唇；黄河泥色的滔水，又虽未浸染过，但我的皮肤遗传着祖宗旧衣裳、而黄姜、咖啡，把我肠胃腌实了，因此我对于南洋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，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。④

因此，他呼吁道：

南洋非是不可描写的肉泥，南洋是洪水后巴勒斯坦的民族所仰止的乐园，……唉！多么难得的实地描写的背景和人生，我们要看上它吗？努力地描写，大胆的描写，那南洋的文艺必在文艺界放出异彩。

…… ㉔

一九二九年，南洋商报在提倡建设南洋文化方面，尤为积极。该报是年新年增刊，编者颂鲁的刊首语，就作如是的呼吁：

我们不能以为南洋气候的酷热、文化开启的落后，便不思勇往精进，任这炎荒的南洋，永无改进的希望。应得尽我们的力量，兴奋的灌溉这炎荒的南洋，使他渐渐能有文化的孕育，以期将来开放鲜艳的玫瑰花朵。㉕

而这构成于是年一月一日创刊的《文艺周刊》的口号：“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”。在后来出版的《文艺周刊》，编者曾圣提又通过《醒醒吧！星城的艺人》热情地呼吁：

醒醒吧！星城的艺人！请你不要回顾，不要追怀，不要踌躇，青春领着你，时光的马已经在你的跨下，只要你鞭，它便前进了。穿过了椰子的长林，走上沥青的马路，驰进黑烟漫天的工厂，继入暗无天日的矿洞。你将看见，真理在那里徘徊。……

……在这美丽的开辟未久的星城。它尚无历史的遗秽，它从未经过古人歌人的歌扬或咒骂，让我们在这片干净的土上、集团的、严肃而又雄浑的、建筑我们的新时代的艺术的铁塔！㉖

叻报的《椰林》，也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廿四日，由编者陈炼青表明将提倡南洋文化和南洋生活的作品。㉗ 而事实上，在编者表明态度的前两天，该刊的一位作者黄僧以《学术文

化与南洋华侨》为题，坚决地提出以下的看法：

在理，华侨在南洋有悠远的历史，有经济的背景，应当像英侨在美洲一样，产生出一种学术文化。但是我们今日，更空无所有，这是什么原故？自然总因是我们对于学术文化不明了它的重要，因此不会去努力创造华侨的学术文化。这另外还有两个原因是：

(一)总以为我们侨居南洋是客寓，不明了事实和环境上，华侨地位已确定其固定性，一般人终是痴望祖国境况较佳时，就回到父母之邦，殊不知华侨是绝对不能离开南洋的，倘使必须一定要“骨头葬于故乡”，阿尔泰山正是我们祖宗底故家，那又须怎样呢？由这一点，华侨忽略了自身在家乡的永久性，而至于忽略创造华侨的文化艺术。

(二)华侨承受祖国的传统思想，对于政治上的统治全不注意，这是我们所以不能创造新的学术文化的最大原因。

我们应当醒悟了华侨以南洋为家乡。我们对于自己底家乡应当建立大规模底壮严底景致来，不能再把客寓看待了。

我们应当像英侨在北美一样，创造他底学术文化来与欧洲对抗。^②

嗣后，在《椰林》中，更有几篇作品谈到本地文艺与地方色彩的问题。陈炼青《文艺与地方色彩》一文批评本地作品缺乏地方色彩，而认为南洋风光，是有它可爱之处。^③

肇狄的《最低限度的要求》，“要求我们的作家描写景物，必须而且应当以南洋为背景，纵有一两处涉及国内的风光，也希望不要于此多所着墨。”理由是：“我们居住在南洋，写出来的作品，总要点染着几许它固有的地方色彩才对；如